

生物多样性的空间

从生物性角度来说,人一生下来,就有排他的一面。不排斥其他,就不能成就自己,就像细胞排斥其他细胞一样,一类人容易排斥另外一类人。从博弈学角度来说,一方人不排斥另外一方人,当另外一方人排斥一方人时,这一方人就一定吃亏,于是大家相互排斥。当然,排斥的结果是相互吃亏。

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具有动物属性,还具有智慧属性,能够看到不同种类以及同种类合作的好处大于不合作的弊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处理生物多样性一面,我们看到了人类有着智慧冷峻积极的一面。

所谓生物多样性,是描述自然界生命形式多样性程度,或者说是复杂性程度、变异性程度的概念。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

生物多样性最早是指对地球上所有植物、动物、真菌及微生物种类的清查。此后,这一定义被扩充及所有生态系统中活生物体的多样性或变异性,不仅仅具有“有多少种生物”的含义,也涵盖了“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在遗传信息上的差别”以及“生物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的含义。因此生物多样性通常由三个层次组成: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上面提到的是科学界的一个概念,对普通人来说,理解生物多样性还有个感性的过程。婴幼儿的时候,我们先熟悉家庭成员和邻居情况,学着他们的样子说话做事。童年后活动范围扩大,了解小狗小猫燕子等周边的一系列生物和太阳月亮、天晴雨天、高山河流等环境情况,掌握它们基本的规律。走进学堂后,了解本国和他国历史、人物、国家、大气、地理等情况,进一步了解地球、太阳、宇宙的基本环境。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了解还在生物课上,开始接触看不见的细胞、基因等生命现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在利用各种资源,开始各类生产,提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更高层次理解保持生命、发展生命的同时,如何延伸到保护自然、发展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方方面面知识。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每个人接触面不一样,理解深度不一样,实践度也不一样。

当代社会,人类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处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理性主导发展、国际交融的高级社会状态。人们不仅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达到空前高的状态,而且对人类之外的地球自然环境有了足够的认知,还对于地球之外的空间,进行了数百年实质性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各种新形态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生物多样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雷蒙德在1968年提出的生态学术语。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和保护学家雷蒙德在《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中首次提出了“生物多样性”。1980年代后,这一概念逐渐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生物多样性概念的提出不过40多年,从时间上看不算长。而且这个词比较学术化,本意是生物应该多样化,有名词当句子使用的嫌疑,大众并不好接受,倒觉得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起一直提倡的天人合一理论的细化和执行。

不管怎么说吧,生物多样性被当代社会接受了,普及了,实践了。我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得又早又深。在这个概念诞生之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当代以来,更是以生态文明建设治国的理念为主导,大踏步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升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引领世界的生态潮流。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万物共生,和美永续”(Harmony with na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呼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之路,进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

今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拟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举办,将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动实现“昆蒙框架”目标和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中国林都”伊春生态魅力,指导地方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设置旨在使地球充满生机,打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这个美丽日子到来之时,我们还是可以再想想,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还有多少? 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恶习旧疾需要改正,以促进世界更好的发展。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信笔扬尘

坐看云起

夜里落了一场雨,清晨起来,天空又青翠又洁净。云朵一丝一丝地随意铺着,风一吹,氤氲成一片毛茸茸的云毯。有鸟在榆树上叫,太阳还未全部露面,它躲在某处,慢悠悠地晃着。

昭苏的云很多,我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描述它,它们过于平常又过于骄傲,你要注视着,你一直注视着,它就会安静地待在那里,像是与你对视,千万不能眨眼,一眨眼,它们就不见了。

有时候,它们千军万马一般扑面而来,又巨大又柔软,又如此得低,低得仿佛要俯下身子来拥抱你。你站在空旷的田野里,远山上落满了云的影子,羊儿是小小的弹珠随意散落在云影中,麦子正在生长,电线上停着三两



人间小景

古人摆摊也内卷

南宋李嵩的《货郎图》里藏着古代版的“带货直播”。

穿越到古代的街头,可比今天的商圈还要热闹,画面上货郎肩挑杂货担,不堪重负地弯着腰,儿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货担上物品繁多,从锅碗盘碟、儿童玩具到瓜果糕点,无所不有。

画中货郎的担子就是移动的“购物车”,蹴鞠是当时的“限量款球鞋”,糖葫芦相当于“网红零食”,那些围着货担雀跃的孩童,活脱脱是见到“奥特曼”玩具的现代小朋友。这幅十二世纪的商品陈列图里,锅碗瓢盆与贵族玩具的混搭,揭示着宋代消费社会的雏形。

这个货郎可不简单,担子上插着酒招醋招,在宋代这些可都是特许经营商品,看他身上还挂了一个小圆牌,写着病字,货物上还贴着专医牛马小儿,难道货郎还能兼职看病?

山河故人

梨花深处的外公

董改正

院子里种桃李杏,都结子,桃红李白杏花粉,次第花开,很喜庆。梨却很少种在院子里,多在野地。在桃花、杏花的妩媚后,一夜风暖,不经意间抬眼望,“千树万树梨花开”,琼瑶世界,不知是雪还是花。那样的纯白,不是李花比得了的。

我不喜欢吃梨,却爱看梨花。外公看林场,山麓有一片梨树林。母亲是他的大女儿,我是长孙,他就特别疼我,我时常跟他住在梨树林里的木屋。白天看花逐兔,摘各种野果,晚上就很寂寞。我央求他讲故事,他实在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搂着我睡,我感到他的手渐渐地松了,他睡着了。

他的故事干瘪无味,远不如外婆的绘声绘色。许多年过去,我大多忘记了,有一则记得很清楚, he说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夜里,正是梨花开放时,他早就就睡了,忽然听见屋外有哭泣声。他起身开门,只见梨花映月,皎洁无比,哪里有人? 我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总是缠着他问:后来呢? 后来呢? 我想要一

只乌鸦,风一吹,它们就呱呱叫着跟云朵一起飞走了。

有时候,天空湛蓝,蓝得叫你不忍直视。只在高高的天空中有一朵云,懒懒的,在蓝的映衬下无比得白。你听见谁在某处叫你的名字,再回头时,它们已经翩然而逝。

有时候,云朵是最美的浮雕,仿佛刻在空中,你看一看吧,慢慢地,你能找到亲爱之人的脸。你看他在云朵之中低眉顺目,轻轻微笑。你看一看,你能找到从前那些歌里唱过的爱情,然后一低头,泪水就落了下来。

有时候,它们聚在山前,将自己染成深青色,像墨玉,一层一层叠在空中,它们在不远的地方,冷冷地看着你,看着你头顶的那一朵还在阳光中晃荡的白色云朵,直到那白云也

主动地奔向深青。然后大风起,雨来不来,谁知道呢!

有时候,在傍晚的夕光中,云朵将自己染上色彩,像金色却比金色润泽,像橘黄却比橘黄更柔和。四处的天色已经暗下,而山的那一边还有这样的云朵,仿佛世界还没有完全陷入黑暗全部是它们的功劳。

唐代诗人王维曾写过一首诗:“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此间真意,你在看云的时候必然能够体会。等你一人独自静坐时,不经意间一抬头,蓦然看见山间云雾缭绕,清晰又洁白。此中感觉是如鱼饮水的冷暖自知,如他所谓的“胜事”。不能说与人分享,亦不能感同身受。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朵云的心里藏着雨,就像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没有浮现的心事。远方的人,就这样对自己说,当你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看云吧! 也许有一天,你曾经看过的这朵,就飘到了故乡,云朵中刻过你的目光,它们以云朵或者雨水或者霜花或者冰雪的姿势从遥远的地方重新到来,你一定能够认出它们。



是一个劲地吆喝:“亏便亏我啊!”当时孟皇后刚刚被废除,开封府认为他在影射朝政,打他一百杖。这以后,他的叫卖声就改成了:“待我放下歇则个。”他的生意更加火爆,这人要是放到今天绝对是占领流量的网红。

这种吆喝声也慢慢走向艺术化,不仅有人编曲,有专业演出,在宋代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曲艺品种,叫作“吟叫”,可惜宋代的“吟叫”曲调早已失传。但《货郎图》为我们保存了商业美学的基因片段——当货郎鬓角渗汗却保持微笑时,那是服务业的职业修养;当贵族孩童与市井玩具同框时,暗示着消费主义的平等魔力。

站在画前,我们依然能听见穿越时空的市场交响乐,拨浪鼓是商业的节拍器,叫卖声谱写成经济学的复调,货担上的每件商品都在讲述供需关系的寓言。如今电商主播的“买买买”,不过是宋代“吟叫”的数码变奏。这个春天,当我们在直播间抢购时,或许该向那位宋朝货郎行个注目礼——他肩头沉甸甸的不仅是货物,更是延续千年的商业浪漫。所谓内卷,从来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利,而是市井烟火里普通人永恒的生命力。

穿越时间的烟尘,走在人群里,我在人声鼎沸里向古人传递着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

变个仙女来,给我家阿源做媳妇!”她们大笑,我瞪了外公一眼,他把我出卖了。

那年清明节,外婆也来了,一大家子,舅舅、姨妈都来了,我父亲没来。母亲抱着妹妹,我牵着弟弟,由木屋向后山里走,外公找到祖先的墓,先挥刀割草,然后对着墓碑凝视,跟我们说着墓主人的事:这是谁谁谁,长得啥样,都是怎样的一人等等。他们在坟头上插上白纸剪的条条,别人家的坟头也插,远远望去一片白,就像梨花遍地。我问干啥这样,外公说,这些纸条是先人的旗子,拿着它才能参加会议。我顿时感到一种静穆,抬眼看,满山满沟的梨花,一起努力地开放,白得耀眼,白得飞动,庄重、神秘。外公看着我,说,以后你也要给我插。顿觉人世茫茫。

上学后我就很少来陪外公,他也不寂寞,孙子一茬茬围着他转。二十年来,外婆走了,大舅走了,我的父母也过了花甲。那年梨花正开,他静静地去了。之前我梦过他,白胡子,吹眉瞪眼的样子,不料醒来就接到他去世的消息。父亲说,他对你真是真心的好。我坐在返乡的车上,看着大片开败了的油菜花,记忆里,梨花拼命地开着。梨花深处,外公静静地走着。

“梨花风起正清明”,喜欢这一句诗,有神性的美好,明澈、安静、淡淡的欢喜。梨音近“离”,有淡淡的伤感,却开成了花,那些记忆,就温暖了、澄澈了,纵使离别不可避免,而回味无穷、心底清明,灿若梨花,人生,就是值得期许的。

阿婆的李园

刘乾能

清明前,单位领导安排我去慰问阿婆。阿婆住在桃花山下。三间土坯瓦房,瓦房的东侧是一间低矮的厨房,西侧修了猪圈,长长的石条铺在粪坑上,石墙石槽石围栏,典型的就地取材。只是,那石板石柱石围栏上,早已结满了一圈又一圈的蜘蛛网。圈背上横架着晒垫,露出点点霉斑,有风吹过,飘起细细的粉末。也难怪,九十四岁的阿婆一个人住在这里,前些年她还在周边的地里点豆种瓜栽玉米,突如其来的一次感冒,差点要了她的命。还好,在乡亲们的照顾下,总算是挺了过来。只是身体越发瘦弱。

尽管如此,有件事阿婆每天都要做,雷打不动。

阿婆要做的,就是侍弄李树。阿婆家院子里,早些年全是水桶粗的李树。每年春天,梨花竞相绽放,惹得一群群蜜蜂在院子里嗡嗡乱飞。后来,便有李树染上了病害,不久便枯死了。挖掉枯死的树根,阿婆在原先的位置补栽上幼苗。在阿婆的精心照料下,树苗由青转绿,粗壮茂盛起来。眼下,满院的李树,大的有如木桶,小的也有杯口粗了。

这样的情景,是村里的长辈讲给我听的,眼前的阿婆,正在给李树桃树施肥。桃树上,叶儿嫩绿,在阳光的照耀下,边缘涂着一圈亮亮的鹅黄。阿婆铲来鸡粪,一点点倒进树根已经挖开的泥土中。做这些时,阿婆半跪在地上,核桃皮似的双手紧握铁锹,不紧不慢地挖土、施肥,培土。时值三月,两棵碗口大的李树满树繁花,树冠仿佛笼罩着厚厚的白雪。微风吹过,满院花香。

“阿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人来看您了。”一路陪同的乡民政员小李,嘴巴凑到阿婆耳旁说。阿婆不为所动,仍旧仔细打理着眼前的李树。我不知道是阿婆根本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也懒得理,她只是自顾自地上肥填土,慢慢悠悠,不温不火。

关于阿婆的事,我来之前就查过资料。新中国成立前,桃花山上盘踞着一股土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那年冬天,山下来了一支解放军,准备进山剿匪。然而,由于山路崎岖,加上森林密布,进山的部队迷了路,有三名解放军战士与大部队走散,遇到巡山的一股土匪。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三人壮烈牺牲。那年,阿婆刚刚嫁到桃花山下。听说解放军准备第二次进山,阿婆把新婚丈夫郑大柱推到部队首长面前,说我家当家的熟悉情况,就让他当向导吧! 在大柱的引领下,解放军攀上绝壁,一举捣掉了匪窝,那次战斗,解放军打死打伤土匪二十余人,但土匪头子趁着夜色,带着十几个随从逃跑了。黎明,一个浑身闪着白光的影子进了小院。一夜未睡的阿婆定睛一看,柱子身上的棉衣被树枝撕裂成一缕缕布条,棉花外翻,点点血迹,像白色花朵上那点点鲜红的花蕊。“追缴残匪,我要去带路。”阿婆双手搂过满脸血污的柱子,轻声啜泣。旋即,她双手一推,把柱子推到门外,看着柱子大步流星追赶疾速前行的队伍。

半年后,桃花山解放了。可是,阿婆等来她朝思暮想的柱子,倒是接到了一张盖着部队鲜红印章的烈士证。

打那以后,阿婆每次看到李花,就失了神似的,一看就是半天,常常忘了自己在做什么。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村里的老人就劝她,说柱子已经不在在了,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家过日子的。阿婆听了,不说一句话,两眼空空,呆呆地望着空旷的院子。

再后来,阿婆的院子就多了许多李树。那些树,一天天长,一年年开花,又一岁岁衰老。哪棵枯死了,阿婆就会在原先的位置补栽一株。冬去春来,时光流转,阿婆的院子就成了李园。

“接下来咋办?”小李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递过手中的慰问品,我对小李说,慰问品就送给其他老人吧! 小李一脸不解。可我知道,阿婆是不会收下这些东西的。

“阿婆走了,刚过了九十四岁生日。”这年年底,我收到小李发来的消息。同时发来的,还有安卧在一片幼苗中的新坟空。小李说,按照阿婆生前的遗愿,将她安葬在桃花山上,周围栽满了李树。

